

《楞严经》

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
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

将。名。字。写。于。水。上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梁寒衣 著

詩經卷一百一十五

詩經卷一百一十五

詩經卷一百一十五

将名字写于水上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将名字写于水上 / 梁寒衣著. —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594-1583-7

I. ①将… II. ①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4363 号

书 名	将名字写于水上
著 者	梁寒衣
责任编辑	张 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583-7
定 价	39.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自画像

——
黄昏之悸

梁寒衣

之一·三个面相

一段声音与问号，溃灭与绝裂，挣扎与质疑的时光——
质问命运与责任，现象与意义，生存与意志……质问此时此
际渺茫的姿势以及痛苦熬炼的价值。

那样沉重倾轧的黄昏，也是收割者与食薯者的黄昏。花
朵缄默孕育着果实，缄默承载自身的重量。一个勇敢、自傲、
信心与成熟的黄昏。

三个黄昏，神秘构筑作者的形貌。

“十分奇特……你的人与作品，如许地不同！”经常地，
朋友们讶异地说。

华严诸相，无非仅是同一血脉的歧异支流。我深深了解，他人所见到的，只是第一、二个我，与第三个我的不同——一个平和沉静生活、修持的我，与另一个叛逆操危、小说构造的我，各自倾力奔驰于一己的极限。

之二·石岩之珠

数千个黄昏，如石钟乳下慎独的水珠，一滴，两滴，三滴，四滴，五滴……悠长而执拗地，缓缓于石槽间，凿蚀、凝聚了一汪幽邃酩烈的“石岩之珠”。在创作十年，有了四本小说著作之后，这部“石岩之珠”，回射着作者的三个面相，清澈而难以闪躲地，呈现于读者眼前。

横亘十个寒暑，这串“石岩之珠”，与其定名为一本风格、形式完美、和谐、工整、匀称的散文集册，毋宁更该视为麇集于作者体内阳性与阴性的矛盾、分裂、对话和舒展。它并不类于任何我们曾经展读的散文扉页一般，标示着单一的性别、作者，统一与谐仗；而更肖似于一个男子与女子——一名顽颜傲骨的书生，与琴音幽渺的女形的联合书写：其间，诗情与雄辩，嶙峋与纤丽，幽玄与昂亢，清隽与陡峭……相

互激荡、酝酿，互为作品的音声与旋律。

因了这个缘故，付梓之初，曾经认真考虑过，将石槽一剖为二，分为两册，将阳性归于阳性，阴质归于阴质。几经思维，却宁可诗文琴剑、头颅肝胆共冶一炉。以为唯有三面叠映，两极并列，才是作者真实的形貌。但凡仅喜红颜，或徒爱男形的，皆非真正的知音。

而之于一个孤遁潜隐、罕与人接的作者，这部“石岩之珠”的问世，应是留予知音的吧。

是为了那些认真阅读我的小说且真诚喜爱着其中某些篇章的少数知音，所勉力完成的作者补白及纪事。之于另一群始终无缘结识我的小说，或阅读而难以理解的读者，这本集子，或者，是另一种介入与联缀的方式。另一块更为清宁简易的叩门砖。

这个黄昏。书序与题跋的黄昏。在数月沉寂地掩关修行之后，再度面向文字与文学，平静的心头竟有了微微的颤悸与迟疑……

冬日最后一丛百合正于案前皎然怒放。我瞥视着尘封一侧的黑布剑囊——自从搬离蛰隐十年的小屋，来至这座芒花与棘草遍掩的山间，我便不曾再启开过这只相佐十载的剑囊。像是一种掩埋，孤意以经卷伽蓝，割舍生命与文字之间的骨

血深情。

囊袋上的痕纹依然。我抽开剑鞘，心中缠绵流过一段楞严经偈：

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

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

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昏暮

目 录

序——自画像 黄昏之悸·····	1
------------------	---

华严

花 魄·····	003
燃 灯·····	007
于虚空中舞蹈·····	011
将经卷书于裙幅·····	014
潦野二则·····	018

墨痕

窠 巢·····	025
两颗佛首，一个我·····	028
在帝王的墓畔·····	031
最后的马戏·····	035
大分子与小分子·····	042
秋光招魂曲·····	046
今夜无战事·····	050

云钵

造一个枯山枯水·····	055
托钵四叠·····	059
饕餮食草·····	067
舍利心魂·····	077

微草

碧绿维也纳·····	093
天鹅之歌·····	099
伤逝二帖·····	109
观音慈颜·····	124
乌衫泣·····	129

旅人

将名字写于水上.....	139
酣卧髑髅之榻.....	151
影旅者.....	163
他人之血.....	171

心魂

一切太偏执的.....	179
一种姿势称为“决心”	182
于积淀的缸底.....	185
废墟与火光.....	189
在时光的刀口.....	193
知识的流刑.....	198

华严

华严诸相，影沉影落……

生命的面容，浓浓浅浅，于遥遥
长夜中，氤氲成一卷悲欣交集的水墨
长轴。

我在水墨图卷中，观想犹在死生
痴爱中缘起明灭的一己。

是怎样的无明囚系？那惑美、耽
美的心竟如巨木虬结的根茎，斫而复
生，难以灰灭！

花 魄

我有两只香炉，一只泛着苍青的铜绿，底座镌着“大明宣德年制”，来自马来西亚一片古旧的铺子。那里，海风与咸味日日腐蚀着弯曲的门匾。人的脸上现出灰尘的影子，含着某种质朴、友善而沧桑的神色。我读着他们的表情，宛如读着一组组为生活掳获、曲压、刨平、锉光、拼贴的石像砖群。

另一只香炉，泛着尚未上釉的粗陶惯有的沉着泥色，周身缭绕着一层层长瓣莲华，底座伸开两枝因风绉面的莲叶。朋友自莺歌一堆废弃的陶瓦残冢中拾得。因我一向酷好莲荷图纹（不管是绘画，或镌刻于任何的图卷、器皿、箱笼、衣裳上的），于是，便以此结缘。

我将香炉供于佛前。于我阅读、闻经、思维、跏趺的时

候，袅袅的线香绕着阒静的室内浮拓成一幅烟云水墨。

我在水墨图卷中，观想犹在死生痴爱中缘起明灭的一己。是怎样的无明囚系？那惑美、耽美的心竟如巨木虬结的根茎，斫而复生，难以灰灭！

“那是什么？”偶尔，友朋们如低掠的漂鸟，穿过茅茨不翦的檐下，轻轻叩动我的门扉。他们指着香炉，指着灰中的物事，好奇地追问。

“花魄。”我说。

漂鸟们远去，换上另一批。新的面容，新的鼻眼，问着一式的老问题。

向始简于言语，更何况屡屡重复地解释？渐渐地，便有了执笔撰述的想法。

原来，无非只是一件极尽寻常平淡的事：

室内惯常以花供佛、飧人。总以为，素雅清香，与柴米油盐等同重要。既有花朝锦绣，便难免花谢、花凋，颓萎星散；只消数日的眠息，便是一番生死轮回，红颜白骨。

寿夭无常，那极致、极茂盛的，不过只是三十、四十日至两个月。

曾经，青色的天目碗上，蓄养过一枝鹅黄的莲花。她显然因了时空的变造忘了时差。于是，昼夜无眠，倾力伸着纤

长的瓣页，不息不止地开着，开着。直至竟月，花茎、花托皆已腐朽孳败，泛出阴黑。才临水照面，猝然惊觉过来一般，崩落、瓦解，星散于席榻。

还有一朵艳紫的石斛兰，高踞于枝梢的最顶，漠漠目送同侪的凋零，仍执拗地迸放着，那样决绝的姿态，与其称为“迸放”，毋宁更接近某种“焚烧”。是了。焚烧。于危危光阴中，孤注一掷地焚烧，倾所有的姿颜，直到通体皆化为透明。两个月后的某个黎明，我读着《维摩经》，她寂静落于花钵，周身皆是苍白的雪色。

如许的执拗，让我欢喜，更让我不忍。“花啊，请勿凋零！”很多时候，我的内心由最初的贪恋，转换为另一种残酷的声息：“息止吧！息止！”

因了不忍，告别，甚或有时，相较于挽留，是更温柔的心绪。

也因了同样的不忍，当第一朵花蒂落于掌上，便逢到辗转的难题。

我既无法如同一般人，将之以塑料袋包裹，随手一扔，任她与垃圾污物一并掩埋——于我，人的数日，即花的一生。之于那曾以生命辉映、陪伴过的，无论人兽草木，皆难以以如许的方式辜负。佛家云“莫忘初心”，约略便是这个意思——

却也无意花笺锦囊，学习黛玉荷锄葬花。

东施效颦，徒增造作矫情，无论生命与创作，我皆无心于模仿，更无意于复制……那皆非我。我宁可只是自己，而不是任何巨匠经典雾雨模糊的幽灵或影子。

然而，花必凋，而骨欲埋——

无可如何，即将花瓣逐一拾取，绕着香炉，盈积成冢。丝丝淡淡的线香，便立于花骸花骨之上，渐熄渐灭，落下烬尘，覆土于花魄之上。

原以为，凡有腐朽，必难免于污浊异味。但是，香炉间竟是无臭无息，飒爽涤净地蛻脱与寂灭；待花魄成灰，香炉满盈，不复负载，即将之洒于花坛中。

苍蒲、水仙、樱花、山茶、石楠、栀子、兰草、松针，飞燕草与虞美人，星辰花与天堂鸟……季节的容颜，于此走过，花魂与花魄，埋入水墨图卷寂静的蹀躞，于佛陀慈悯的一笑。

时有翻经的只手，悄悄地，燃香于冢上。